責任編輯：李 淼

知命之年

舒 非

有年過半百的朋友說：「從今以後，都不說眞實年齡，只道自己四十歲。」不說眞實年齡當然是怕老，但是怕老也是要老，不會因你怕了它、不提它，它就不會到。地球照樣繞着太陽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人還是要老下去。

我倒認爲要從容面對。假如你五十歲卻告訴別人四十歲，即使你保養很好，對方覺得你「像四十歲」，也沒什麼好歡喜的。你五十歲了，你也告訴別人眞實年齡，對方說：「唷！你看起來像四十歲！」我覺得這個滿足感會更大。

前些天，有一外國研究報告說：五十歲是最快樂的年齡，理由是這個年紀，人生的閱歷豐富了，積累了不少人生的智慧，懂得開解自己，懂得面對變異，也懂得怎麼使自己開心。的確，假如二十歲，遇到挫折，會不懂排遣，會傷透心，五十就不同了，台灣有句很妙的形容，叫「老神在在」。其實孔夫子早就說過，五十是「知命之年」。人過半百，一切基本都已定型，人生成績單已經有了。你在哪方面成功，也有了定論，哪方面不成功甚至失敗，也都清清楚楚。人生是單程路，走到這裡，命運如何，心中有數。就因爲心中有了數，就不必徬徨，反而可以泰然處之，坦然相對。人生有各種階段。五十應該看得開，懂得享福，不要因年過半百不再年輕而耿耿於懷。

采蘋

有鬼

雲家洛

笑語風雲

朋友往馬來西亞旅遊，住在一間老酒店，有晚獨個兒站在露台乘涼，突然有聲音在耳邊喃喃地說：「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她迷糊中有所動作，幸好突然清醒過來，聲音也就消失。

看深圳富士康的不知十幾連跳，開始變成一個超自然現象。朋友謂，有鬼！

鬼魂，也許有，但我相信，鬼沒有這般大的能耐。有人抬出統計數字，富士康深圳廠房有四十多萬員工，人多自然什麼都多。比較整體人口的自殺率，廠房大半年來十多人自殺，其實低於正常。如以香港爲例，平均每年十萬人有十三人自殺死亡，富士康的數字其實偏低。

那麼，要慶祝嗎？當然不是，看清楚數字，由於一般自殺者當中，以老弱厭世者爲多。在香港，二十五歲以下的自殺者，只佔總體約一成。富士康大半年內有十二位年輕工人輕生，數字遠超正常。驚人的自殺案，也把大家的目光帶到這龐然巨物的企業，四十多萬工人，是什麼概念？那是一整個澳門，或一個沙田的人口！這個城市，大部分人每天就在重複同一動作上萬次，嚴格的產品標準，令他們變成無血無肉的機械人；爲了賺多些錢，他們自願加班，吃飯不敢怠慢。工資不錯，廠房有完善康樂設施，一切合情合法，就是缺少了人情，缺少了精神依靠。魔咒不斷，反映經濟蓬勃的深層次矛盾，可以想像的太多。

富士康的十二跳

姍 而

雅俗坊

發稿時，讀到深圳富士康集團第十二名員工跳樓新聞。

富士康全球員工八十萬，深圳就有四十二萬人。從去年開始，這家企業的名字就隔三岔五出現在媒體上，消息全與員工自殺有關。死者年齡十九歲到二十三歲；第十跳和第十一跳相差僅兩三天。這家企業的自殺行爲在短期內相繼頻繁發生，彷彿有傳染性，似有鬼神在冥冥中推動。

富士康是台灣巨富郭台銘的企業，所以此類消息特別敏感。內地傳媒已多番報道過企業員工工作和生活狀況的刻板單調，以及半軍事化管理的低質素，稱之爲「血汗工廠」。員工們工作、生活在封閉環境，又受到某些管理層的凌辱和精神虐待，一些入世不深及對生活過於理想化的年輕人，內心的失望痛苦不難想像。加上他們遠離師長親人，又沒學會自我減壓及向他人傾訴心事，寂寞時分的一念之差，便容易導致輕生。

這十二跳的原因極其複雜。人就死在企業，資方總不能冷血待之，不認眞整頓管理是說不過去的，某些低質素的管理層特別需要教訓和懲處。勞方也要調整好打工心態，修正不符現實的理想。這十二跳也許還涉及到內地長期未重視的憂鬱症。對這種既有心理原因又有生理原因的疾病，社會和富士康已引起重視及有了針對性的措施。這十二跳犧牲的年輕生命若能喚起對企業內冷漠人際關係的重視，泉下有知時，也會感到一點欣慰吧。

尋尋覓覓

王 渝

紐約抒懷

今天早上剛剛出了家門，我又轉身回來，力求鎮靜，不動聲色地從客廳轉到廚房，然後又到卧室，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在浴室洗臉台找到了鑰匙。凡是丟失東西，我總是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因爲如果被老公得知就會逮住機會發揮，他已經不知多少次地說過：「你這一輩子，半輩子都花在找東西上！」最糟糕的是，他會問些莫名其妙的問題：「你想想看，在什麼地方掉的，怎麼掉的。」我如果知道東西掉在那裡，怎麼掉的，那就根本不會掉啦！

其實我的記憶力並不差，上學應付考試抱佛腳的本領還是有的。中學時應付默書，誦讀幾遍，也能敷衍過關。因此，從來沒有自卑感。但是現實生活中，事情不一樣了。至於東西交到我手上，簡直就像碰到了魔術師，來有蹤去無跡。不管我是隨手一放，還是有心特地放好，到頭來都得衆裡尋它千百度。地址本、電話本經常買，經常繼續無緣無故地消失。後來我想出一個妙法——把好友李黎的電話寫在靠近電話座機的牆上。她事事條理分明，什麼問題都能從她那裡得到答案。張三的地址找不到，李四的電話忘了，我就問她。我正得意此計得意，誰知她發火了：「怎麼啦！我是你的地址本啊！我是你的電話詢問台啊！」眞是不夠意思！

不聽話的孩子有獎

阿 濃

南牆集

不聽話的孩子有獎，是許多教師和父母犯的毛病。基督教聖經《浪子回頭》的故事以此說明父母愛的偉大，但我不相信浪子的兄弟心中會服氣。賞罰不明其實是教育和行事大忌。

在家裡，父母爲了免吵，不知不覺怕了脾氣最大的孩子。對哥哥說：「弟弟小，你讓他一點。」對妹妹說：「他是你哥哥，你要聽他的。」於是他成了人人都要忍讓的惡霸。

在學校裡，平常表現最頑劣的，只要稍有進步，便能獲得讚賞和鼓勵。那平常早已乖乖的在那裡的，老師卻視而不見。一般同學提出什麼要求，老師沒有仔細考慮便一口拒絕。如果是一些「惡爺」學生提出，老師即使不便全部答允，也可能答應一部分，算是安撫。

老師此等態度學生謂之「大細超」。老師對成績最好和最頭痛的學生都會「大細超」。那中間的一群做不到最好，惟有向壞看齊，以博老師垂注。家庭教育我不主張「孔融讓梨」，我主張機會均等、論功行賞。這次你得到較好的，下次就拿個較次的。這次你做得好，多拿一些；下次你表現不理想，只能少拿一些。作爲老師，以客觀標準，公平對待每一個學生才能服衆。

人之所以偉大

葉特生

獲《時代》雜誌頒贈「百大人物獎」的台灣人陳樹菊接受訪問時說過：我賺錢的目的只是爲要幫助別人。我自己並不需要那麼多錢。她獲頒百大，的確另有一套價值觀。台灣人一向給人的印象是精明，貪婪，自私，眼光狹隘。這位陳樹菊，完全改變人們對台灣人的印象，或者說：恢復台灣純樸慳儉，不爲自己，樂於助人的本來面貌，她眞的是「台灣之光」。不是因着會打棒球，也不因學術或科技成就，更不是因會賺錢，她並沒有什麼特殊才幹。獲獎，純粹是因她身體力行的一套人生哲學。

小學畢業的時候，她母親難產去世。爲了養活家裡的四個弟妹，輟學接手家裡的賣菜攤檔。每天清晨四點起床，晚上九點收攤。在菜攤上度過了四十八個年頭。除了除夕，全年無休。由於忙着照顧家中老小，至今未婚。〇三年起，她開始捐出一百萬元新台幣給佛光學院。之後五年，陸續捐了四百五十萬元新台幣幫母校建圖書館，又認養了三名貧困兒童。這些雖不是大錢，卻是她大部分積蓄。她認爲：「一個人，留那麼多錢給誰？」

她沒有大學問，她的認知，也只是很淺顯的人生感悟，只是大部分用一些理由塞住憐憫之心：「她一個人，有錢當然沒用，我就不同了，我上有白髮高堂，又仔細老婆嫩，當然錢愈多愈好。」要找理由，其實陳樹菊最有理由貪錢：年輕時沒有享受，捱了半生，腿又因長期站着幹活而患上蜂窩性組織炎腳痛，應該早日退休，用自己的勞苦積蓄去嘆世界。更何況，單身一人，沒多個錢傍身怎麼行？晚年誰來養我？一個人之所以偉大，不在於認識道理有多高，在於把所感悟的淺顯道理活出來。她的獲獎，使大多數人得把口，講多於做的人，羞愧得要死。

生命特寫

香港茶餐廳

黃子程

學院鄰房有個外國妹研究員，天天在辦公室看資料打字或外出訪問，研究的專題環繞在香港文化上：廟宇、潮菜、九龍城……書出了一本又一本，樂此不疲，愈做愈起勁，不少時候還纏着我，隨時要我介紹有關資料，甚至要動用我的人脈關係，吾友關平、吳昊等，都是她做研究的「忽然顧問」。用英文寫作的香港通俗文化研究，究竟有幾多讀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研究如果出的是中文書，恐怕知音不多，甚至一些可能水平泛泛，欠缺驚喜，但她出的是英文書，讀者可又不同，總有她的一群知音者吧？

其實這類著述，除了深入研究、有高度選擇性的資料搜集外，還得有一支輕鬆幽默的彩筆，這類書才出得好讀。我讀過的有黑楊著的《香港也SOHO》，就呈現了香港SOHO最深層的一面，寫法活潑多姿，一卷在手，叫人趣味盎然；還有鄧小宇的《吃羅宋餐的日子》，不論他寫的是地方或者人物或者是感慨，都緊緊繫着一份份的深情，昔日記憶，有種種的緬懷之樂，又是叫人心情愉快的閱讀。

外國妹研究員最近着手寫一本《香港茶餐廳》的書。我除了叫她光顧「翠華」之外，提醒她多些去蒲那舊式茶餐廳，將過去的與現代的兼收並蓄，而且要有活潑巧妙的「茶餐風味」的文筆，加上圖片，再加上一些在茶餐廳寫稿爲生的文人往昔生活，那麼書才會好看吧。

傳媒按摩

呂樂傳奇

關 平

東風西風

被廉政公署通緝三十多年的前總華探長呂樂病逝加拿大溫哥華，香港傳媒雖見報道，但來得輕描淡寫。可能新一代的傳媒人不了解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香港警隊貪污的嚴重性，不認識原來在警隊編制只屬員佐級警長的「華探長」如何叱咤風雲，一手包庇全港「黃、賭、毒」的不法活動。

我們在粵語長片中看慣曹達華飾演的探長，高大英偉，破案如有神助，其實他們在警隊地位很低，加入警隊從普通警員做起，升一級便是高級警員，俗稱「一柴」，再高一級是警長，俗稱「沙展」（Sergeant），是小隊的指揮官，探長便是偵緝部的警長。呂樂時代，香港、九龍、新界每個總警區的偵緝部都設一個「華探長」職位，穿便裝，職級相等於軍裝的警署警長，俗稱「猖喳」，是舊制（Major Sergeant）的譯音。員佐級以上是督察級，俗稱「幫辦」，是警官級別了。昔日警隊的警官級主要由外籍人員擔任，華人警官數目甚少，只是點綴。因高級警官不懂中文，不熟悉本地情況，員佐級的警長便操縱一切，組成貪污大集團，包庇操縱各種不法業務，外籍警官只是分贓，不直接指揮。呂樂四十多歲退休，有五億元探長的稱號。

校園電視台——發揮學生創意

鍾燕冠

特稿

由於政府大力推動創意產業，令不少中學以至小學都紛紛設置校園電視台，通過這個資訊科技及視像平台，讓學生參與節目製作，發揮創意，表達所思所想，並配合老師的教學工作，提供課本以外知識。但一般校園電視台都由缺乏拍攝經驗的老師及資訊科技教學助理負責運作，令其淪爲拍攝學校宣傳片和校園教育片的工具，而同學受限於指定的範圍拍攝，未能發揮這個平台的創意功效。

傳統外的教學模式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在2005年成立校園電視台，爲學生製作不同的視訊節目，除了在課堂應用，亦豐富了傳統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課餘繼續多元及全方位的學習。校長張欽龍表示，透過參與校園電視台的節目製作，學生有機會學習攝錄及製作技術，發揮創意潛能，「製作節目的各個環節，都極需要同學間的充分合作和溝通，這不單可提升學生的語文運用及說話技巧能力，還可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責任感及團隊精神。」

除了在校內推行視像廣播，本港大部分學校的校園電視台另一功能就是充當遠程教室。高科技的視訊傳輸器材，縮短了地區上的阻隔，教師可與其他地區的學校進行遙距教學交流，而學生的視野亦得以擴闊。張欽龍指出，以學生爲本、因材施教的辦學原則，在課程及教學環境上不斷創新，務求帶給學生最切合個人及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資訊科技造就了「流動學習」的環境，讓學生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隨時享受學習的樂趣。

走出校園走入社區

張欽龍續說，校園電視台的節目可以令學生更了解校園及走進社區，「學生可以走出校園，參加社區舉辦的短片創作比賽，甚至走訪社區，拍攝有趣的片段在校園廣播，進一步探索社區的發展，充分利用這個互動平台，以提升學生的素質及知識。」

但運作電視台當中涉及燈光、音響及拍攝技巧等專業知識，而大部分學校都缺乏製作方面的專業人員，令校園電視台不免淪爲拍攝學校宣傳片和校園教育片的工具，而同學受限於指定的範圍拍攝，未能發揮這個平台的創意功效。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及視像中國計劃會員學校老師孔偉健表示，一般校園電視台都由老師及資訊科技教學助理負責運作，不過，他們多數沒有相關的專門技術。所以有教育機構特別爲校園電視台負責老師開辦課程，讓他們從實際的製作中取得經驗，「校園電視台是一個讓學生發揮創意的互動平台，做老師的須掌握相關知識及技術，方可協助製作具水準節目，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孔偉健指，校園電視台的器材，包括十二支單鏡反光相機的鏡頭、兩部攝錄機及三部電腦，可供學生使用。但他坦言，主要問題，是很難將學生帶到眞實社區中拍攝，基於安全問題，安排上有困難，我們只可向社福機構派信，但社會或時事性拍攝較少。他續表示，學生當家作主學界校園電視台近五年的發展速度，可謂相當驚人，幾乎大部分中學均擁有自家的製作室。於各種外在因素條件充裕情況下，同學可以學到拍攝手法、幕前演出或幕後製作的機會，但始終需要老師的帶領才可成事，失去自身學習解難的機會。

因此會盡力安排學生參與校外的活動和比賽，如香港電台舉辦的傳媒初體驗，模擬新聞報道，讓學生嘗試現場直播的滋味，孔偉健說，「我都希望學生可以參與不同類型的拍攝，因爲我們平時很少機會進入新聞現場，加上學校設備不及商業機構，所以透過這些活動，可培養學生的新聞觸覺和批判思考。」

◀▲校園電視台備有十二支單鏡反光相機的鏡頭及兩部攝錄機，供學生借用 本報攝

培養學生新聞觸覺

爲了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創意訓練，該校定期舉辦電影拍攝課程，由著名導演李力持教授拍攝、構圖、編劇及音響的專業知識。課程首先由拍照、構圖、光圈開始教，讓學生由基礎的攝影着手，再學習操作攝錄機。此外，還會安排學生上視覺藝術科，並爲他們報名參加不同的攝影比賽，如早前的全港青少年攝影比賽。孔偉健解釋，「主題是中環歷史藝術，由學生自己構圖，自由發揮，無論作品得獎與否，也會在校內展出。」他指，現時校園電視台約有八名成員，但有些學生漸漸覺得辛苦，就沒有耐心繼續做，所以會特別揀選有熱誠和興趣的學生，才讓他們參加。

參與了校園電視台四年的胡穎，中一開始便加入校園電視台，她表示，初次接觸拍攝器材時很新奇，由不懂操作到學習構圖、取景逐漸產生興趣，「整件事很有趣，好像一手製造自己的創作物，充滿成功感，而且學校也給了很大自由度，讓我們參與不同的嘗試。」而另一位校園電視台的成員陳駿樂說，參與拍攝亦提高對周圍事物的敏感度和觀察力，「早前參加了由康文署舉辦的『人影合一』攝影比賽，大會提供模特兒給參賽者拍攝，而我們亦就地取材，並運用學習過的拍攝技巧在實際環境中。」

◀校園電視台近五年發展迅速，大部分中學均擁有自家的製作室 本報攝

▶孔偉健表示，做老師的須掌握拍攝的知識及技術，方可帶領同學製作具水準的節目 本報攝

韓國人怎樣看今天的局勢

韓國檀國大學 鄒倩婷（珠海學院交換生）

黃金屋

上回講到韓國人的公德心，但因朝鮮韓國的關係急速惡化，今回先撇開「文化」，談談「國事」。

朝鮮韓國的緊張局勢，需要出動中美兩國介入調停，引致股市波動，各國都密切留意着事態的發展。朝鮮韓國假若開戰，筆者最擔心的當然是身在當地的好朋友，但事實上，身在韓國的朋友們，反而不太擔心兩國會開戰。

筆者認識的韓國朋友，他們對政治並不熱衷，但普遍都不認爲朝鮮韓國會爆發戰爭。我曾經提過，部分韓國男生，更認爲服兩年的兵役是浪費時間和青春，原因是兵役與生活脫節。朝鮮韓國兩國人民的生活質素相差甚遠，韓國是現代化的城市，對外接收的資訊遠比朝鮮多，他們首要關心的已經不再是歷史傷痛和保家衛國，而是生活質素能否不斷提升。因爲上一代經歷過戰爭帶來的傷痛，親友被迫分離的痛苦，所以會比較介懷朝鮮韓國的分裂。而五十年過後，新一代的韓國人，家庭、朋友、愛人都在身邊，仇恨自然隨時間遞減。

站在韓國人的立場，他們並不急切達成統一，因爲韓國本土的民生問題已經不少，開戰會爲經濟帶來嚴重打擊，如果還要照顧朝鮮的人民，可謂百上加斤。而站在朝鮮的立場，面對經濟的疲弱，民不聊生的苦局，戰爭只會是百害而無一利，畢竟她還需要韓國在經濟上的支援。

朝鮮戰爭已過去了六十年，朝鮮韓國的關係雖然時好時壞，但一直都只是口舌之爭。互相指罵，無非都是想「嚇唬一下對方」、肯定盟國的支持及爭取自身的利益。說到眞正開戰，雙方都明白只會兩敗俱傷，並助他國坐享漁人之利，所以，「最後一步棋」兩國始終都會謹守。

家校合作 開啓溝通之門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6A 譚熒熒

方寸延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於五月二十二日舉行「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就職禮及親子綜藝匯演」，家長、教師和學生濟濟一堂，笑聲、掌聲與悠揚的音韻，在溫馨的禮堂中交織迴盪。

典禮當日，先由校長黃明孝致歡迎辭，標誌着周年大會正式開始。去屆會長王笑珊及司庫組余玉潔隨即分別報告會務與財政狀況，其後進行頒獎禮。爲表揚中二級同學積極參與「V2」義工服務計劃，以及過去一年家教會成員致力參與不同盛事，大會邀請到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系主任及副教授吳迅榮主禮，並頒發獎項。頒獎後旋即舉行第十七屆執委就職禮。主禮嘉賓吳迅榮致辭時與會衆分享教育子女的心得。他指出家校合作對子女的成長與發展都十分重要，家長透過參與會務，可更了解學校的政策和同學的需要，這是一種特殊的投資，惟得益的就是學生。此外，他認爲溝通是教育子女的第一步，但一般年輕人喜歡與同輩傾訴心事，因爲易於得到朋友的認同；爲此，家長不應全盤否定子女的看法，對子女應多聆聽他們的心聲、多讚賞、多認同、多商量，從而建立子女對父母的歸屬感，以及改善彼此的關係，使父母教導子女時更得心應手。

接着頒發證書予新任執委及組員。

緊接下來是親子綜藝匯演，節目包括本校管樂團、弦樂組、歌唱、舞蹈等演出，家長合唱團與學生的大合唱爲匯演之壓軸戲。

是次盛事，會衆不僅可以欣賞到學生、家長的精湛表演，也能分享他們於校內、校外比賽獲獎之喜悅，更促進了家校溝通合作的機會，讓會衆從主禮嘉賓的分享中獲益良多。